

吳敬梓年譜

吳敬梓年譜

(一) 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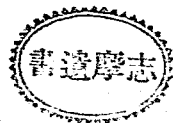
全椒吳氏，遠祖以永樂時『從龍』的功勞，『賜千戶之實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轉弟而讓襲，歷數葉而遷居。』（文木山房集移家賦）按先生自注，轉弟是遷到全椒的始祖。他家起先業農，後來行醫，移家賦說：

愛負未而橫經，治青囊而業醫……翻玉版之真切，研金匱之奧奇。（參看儒林

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

吳敬梓的高祖吳沛，沛父吳謙，謙父吳鳳。（陳廷敬吳國對墓誌，見耆獻類徵卷百十五）

吳沛字海若，是一個廩生，陳廷敬說他『道德文學爲東南學者宗師』。他的事蹟見全椒



志卷十，頁四四。移家賦寫他的高祖很詳細；有云：

自束髮而能文，及勝衣而稽古，紹絕學於關閩，問心源於鄭魯……貧居有等身之書，干時無通名之調。

吳沛著有詩經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志，卷十五）

吳沛生子五人，『四成進士，一爲農，終布衣。』這五人的名字是：國鼎，國器，國縉，國對，國龍。（次第見吳國對墓誌）

吳國鼎，字玉鉞，崇禎癸未進士，（明進士題名錄注六合籍）授中書舍人。有蓮園集及詩經講義。（志十，參志十五）

吳國龍，字玉駟，也是崇禎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清順治時，他降了清朝；康熙初，授工科給事中，改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後來轉到禮科掌印給事中。他雖是貳臣傳中人物，但做諫官時頗有聲名，有吳給諫奏稿八卷，心遠堂集三十四卷。（志十，頁十六，參志十五）

吳國縉，字玉林，順治壬辰進士，改教職，做江寧府教授。志上稱他『性開敏，於書無所

不讀。』有詩韻正五卷，世書堂集四十卷（志十，又十五）。

吳國器，字玉質，以布衣終老，道德甚高，王士禛有『用韋左司寄全椒道士韻，追贈國器，甚稱美之。』（志十一）。移家賦自注云，『布衣公無疾而終，人傳仙去。』

這四人是吳敬梓的伯叔曾祖。他本身的曾祖吳國對，字玉隨，號默巖，和國龍是雙生的。國對排行第四，但他登第却在最後，直到順治甲午中舉人，戊戌中第一甲第三人（俗稱探花）。移家賦說：

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獨傷晚遇。常發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三殿臚傳，九重溫語；宮燭宵分，花磚月午。張珊瑚於海隅，懸藻鑑於叢輔。詔分玉局之書，渴飲金莖之露。羨白首之詞臣，久亦擁之記注。

海隅的珊瑚指他典試福建，叢輔的藻鑑指他提督順天學政。末兩聯指他由編修做到侍讀。賦中說他『發憤揣摩，遵道得路』也是寫實的。他是一個八股大家，方磚做文木山房集序，曾說：

全椒吳侍讀公以順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其所爲制義衣被海內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李文貞公其一也。

但方嶸又說他的『詩古文辭與新城王阮亭先生齊名』全椒志(十,頁四五)也說他『才學優贍,工詩賦,善書,言論丰采爲一時館閣所推重』(全椒新修的志,末尾附有他的序)陳廷敬作他的墓誌說:

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工於騷賦之作,故獨喜多爲詩;其愁憂權愉離合諷諭警戒之旨,恆發之於詩,名曰詩乘。

他的遺集後來編爲賜書樓集二十四卷。(全椒志十五)

據陳廷敬的吳國對墓誌,國對生三子,長子名旦,次名勛,次名昇。吳旦即是吳敬梓的祖父,字卿雲,增監生,考授州同知,是一個孝子,事蹟見全椒志孝友傳。陳廷敬說:『旦賢而有文。』但他死的很早,故移家賦不提到他的歷史。全椒志藝文志說他有月潭集。

吳旦的親弟吳勛也在孝友傳,幼弟吳昇是一個舉人。吳國龍的兒子吳昺,中康熙三

十年榜眼，很有文名，著有卓望山房集及玉堂應奉集，曾充宋金元明四朝詩選掌局官。他的哥哥吳晟也是康熙年間的進士，也有文學的名譽。

所以吳敬梓自己寫他會祖以後的家世道：

五十年中，家門鼎盛。陸氏則機雲同居，蘇家則軾轍並進。子弟則人有鳳毛，門巷則家誇馬糞。綠野堂開，青雲路近……扈茜有千畝之榮，木奴有千頭之慶……故物唯存於簪笏，舊業不繫於貂璫……圖史與肘衮相錯，綺襦與軒冕俱忘……鼎文有證謬之辨，金根無誤改之傷。羨延陵之鬲子，擅海內之文章……（移家賦）

這一段可以比較儒林外史第三十回郭鐵筆說的「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一大段。三鼎甲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榜眼，一個探花。杜少卿的會祖，外史說是狀元，其實是探花吳國對。國對有賜書樓集，外史第三十一回寫杜少卿的家中，「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可以互證。

吳敬梓的父親生在這個環境裏，看慣了富貴與文學，覺得不很可貴，所以他立志要做聖賢了。移家賦注裏說他父親曾做『贛榆教諭，捐貲破產興學宮。』我們靠這一點線索，在全椒志卷十二，頁二四上，尋出他名叫吳霖起，（陳廷敬也說吳旦生一子，名霖起）是康熙丙寅（一六八六）的拔貢，做江蘇贛榆縣的教諭。志裏沒有他的傳，但移家賦說他的生平很詳細：

吾父於是仰而思，坐以待，網羅於千古，縱橫於百代，爲天下之楷模，識前賢之紀載。……講學鄒嶧，策名帝都。摩石鼓之文，聽園橋之書。當捧檄之未決，念色養之堪娛。……方遂茅容之願，遽下臯魚之泣；肝乾肺焦，形變骨立。……喪葬既畢，精業維勤；卷之萬象，揮之八垓；守子雲之玄，安黔婁之貧。觀使才於履屐，作表帥於人倫。……馬帳溢執經之客，鹿車駢問字之人。

贛榆在江蘇的東北海邊，故賦中說：

暮年鬻舍，遠在海濱；時短世範，律物正身。……鮭菜蕭然，引觴徐酌；見橫舍之既

修歌泮水而思樂

末二句指他捐產修學宮的事。後文又有注云，

先君於壬寅年（一七二二）去官，次年辭世。

儒林外史裏寫杜少卿的父親『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第三十四回），又說他做『江西贛州府知府』（第三十一回）。贛州是暗射贛榆縣，因為要說他做知府，所以不能不說中進士了。第三十一回杜慎卿說：

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

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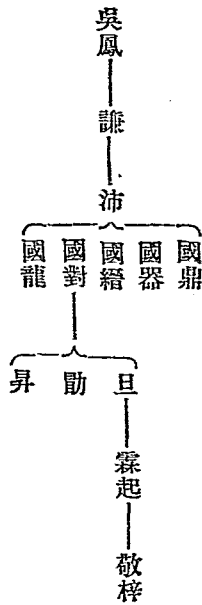
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獸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歡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拏着當了真恁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

這一段說他父親丟官的原因，可以補志傳的不完。

吳霖起死後，家業遂衰。移家賦接着說：

於是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兄弟參商，宗族詬詈。假蔭而帶狐令，賣婚而締雞肆……侯景以兒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販鬻祖曾，竊賫卑隸。若敖之鬼，餒而廣平之風衰矣！

總結上文，作為一表：



(二) 年譜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的事蹟略見程晉芳做的傳，和我前年做的小傳。近年我買得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四卷。這是意外的發見，不可不說是『吳迷』的報酬。因此，我用此書做底本，參考別的書，做成這篇年譜，略補我的前傳缺漏的罪過。

康熙四十，辛巳（一七〇一），先生生。

是時，顧炎武已死了二十年，黃宗羲已死了六年。

先生的朋友程廷祚（生一六九一）已生了十年。

康熙四一，壬午（一七〇二），先生二歲。

是年萬斯同死。

康熙四三，甲申（一七〇四），先生四歲。

閻若璩死，顏元死，尤侗死。

康熙四四，乙酉（一七〇五），先生五歲。

全祖望生。

康熙四八，己丑（一七〇九），先生九歲。

朱彝尊死。

康熙五十，辛卯（一七一），先生十一歲。

王士禛死。

康熙五二，癸巳（一七一三），先生十三歲。母死。

集中贈僧宏明詩，『昔余十三齡，喪母失所恃。』

康熙五三，甲午（一七一四），先生十四歲，隨父到贛榆縣教諭任所。

贈僧宏明詩，『十四從父宦，海上二千里。』

康熙五五，丙申（一七一六），先生十六歲。

毛奇齡死。袁枚生。

康熙五十七，戊戌（一七一八），先生十八歲。

友人程晉芳生。同里親友金兆燕（棕亭）生。

康熙五十九，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二十歲。中秀才。

庚戌除夕詞，『落魄諸生十二年。』

康熙六十一，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二十二歲。父去官。

移家賦注，『先君於壬寅年去官，次年辭世。』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二十三歲。父死。

是年戴震生。

雍正三，乙巳（一七二五），先生二十五歲。

蔣士銓生。

雍正八，庚戌（一七三〇），先生三十歲。有庚戌除夕客中的減字木蘭花詞八首。

八首詞裏，頗多傳記材料，今摘錄一些：

第一首云：

今年除夕，風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來，那得雙眉時暫開？

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鍾山朝復夜。金盡床頭，壯士逢人面帶羞。
王家壘首，伎識歌聲春載酒。白板橋西，贏得才名曲部知。

第三首云：

田廬盡賣，鄉里傳爲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馬輕裘笑我貧！

依這兩首看來，吳敬梓的財產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儒林外史裏的杜少卿，似乎還少寫了這一方面。但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

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

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這就是「田廬盡賣，鄉里傳爲子弟戒」一句的說明了！

第五首云：

哀。哀。吾。父，九。載。乘。箕。天。上。去。（按先生之父死於癸卯，至庚戌只有八年，此云九年，是算到次年元旦。）弓。冶。箕。裘，手。捧。遺。經。血。淚。流。劬。勞。慈。母，野。屋。荒。棺。拋。露。久。未。卜。牛。眠，何。日。瀧。岡。共。一。阡？

據此，先生之母也死了幾年了，到庚戌還不曾安葬。

第六首云：

聞。中。人。逝，取。冷。中。庭。傷。往。事。買。得。厨。娘，消。盡。衣。邊。荀。令。香。愁。來。覽。鏡，憔悴二毛生兩鬢。欲。覓。良。緣，誰。喚。江。郎。一。覺。眠？

據此，先生之妻也死了。此時只有一妾，尙未續娶。集中有輓外舅葉草臆翁詩云：

吳。中。有。著。碩，轉。徙。淮。南。地，自。號。草。臆。翁，所。師。儗。貸。季。愛。女。適。狂。生，時。人。嘆。高。義……

是先生之妻姓葉，是一個儒醫的女兒。

第八首云：

奴逃僕散，孤影尙存。渴睡漢，明日明年，踪跡浮萍劇可憐。
秦淮十里，欲買數椽常寄此。風雪喧，何日笙歌畫舫開？

這一首前半說的是王齷子拐了銀子逃走的影子；後半已有移家南京的意思了。末

句還是做『笙歌畫舫』的夢！

雍正九，辛亥（一七三一），先生三十一歲。

友人嚴長明生。

雍正十一，癸丑（一七三三），先生三十三歲。二月，移家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

有買陂塘二首，序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諸君子高宴，各賦看新

漲二截見贈；余既依韻和之，復爲詩餘二闕，以志感焉。』第一首上半云：

少年時，青谿九曲，畫船曾記遊冶。縹緲離塵，聞簫管，多在柳隄月樹。朝復夜，

費。蜀。錦。吳。綾。那。惜。纒。頭。價。臣之壯也，似落魄相如，窮居仲蔚，寂寞守蓬舍。

第二首下半云：

人間世，只有繁華易委，關情固自難已。偶然買宅秦淮岸，殊覺勝於鄉里。饑欲死，也不管干時似浙矛頭米。身將隱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先生又作移家賦：序五百七十二字，賦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可說是他文集中的第一巨作。序中有云：

憂。嬰。爽。塹。先。君。所。置。燒。杵。掘。金。任。其。易。主。百。里。駕。此。艤。艇。一。日。達。於。白。下。……梓家本膏華，性耽揮霍。生值承平之世，本無播遷之憂。乃以鬱伊既久，薪繼成疾。鼻將東徙，渾未解於更鳴；鳥巢南枝，將竟托於戀煖……雖無揚意之薦達之天子，桓譚之賞傳於後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千戶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獨文梓焉。追爲此賦，歌以永言。悲切怨憤，涕淫流沫……

全賦先敘吳氏遠祖，次寫他的高祖，次寫曾祖弟兄，次寫曾祖，次寫曾祖以下五十年的

家門盛況，次寫他的父親，次寫父死後家門不振的狀況。（以上略引見前篇。）次寫
聖椒鄉土風俗的澆薄：

彼互郎與列肆，乃販脂而削肺；既到處而輒留，能額瞬而目語。魚鹽漆絲，齒革
毛羽……灑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遷其地而仍良，皆雜處於
吾土。山操人面，窮奇鋸牙；細旗廣廈，錦帷香車。馬首之金匱，而腰間之玉辟
邪……昔之列戟鳴珂，加以紫標黃榜，莫不低其顏色，增以悽愴；口囁嚅而不前，
足盤辟而欲往……

儒林外史裏的宋爲富，萬雪齋，方老六，彭老五，大概都在這一段裏了。
以下一長段，寫他自己：

梓少有六甲之誦，長餘四海之心。推雞坊而爲長，戲鵝欄而忿深。嗟早年之
集蓼，託毀室於冤禽。淳于恭之自筮不見，陳太邱之家法難尋。熏爐茗椀，藥
臼霜碓；竟希酒聖，聊托書淫；旬鍛季鍊，月弄風唸。談諧不爲塞默，交遊不入僉

壬……有瑰意與琦行，無捷徑以窘步。吾獨好此媿修，乃衆庶之不譽……閉戶而學書空，叩門而拙言辭。至於眷念鄉人，與爲游處，似以水而致蠅，若以狸而致鼠。見幾而作，逝將去汝……既而名紙毛生，進退維谷。歎積案而成箱，亦連篇而累牘，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斲於拙目。鬼擘謀利之劉龍，人笑苦吟之周朴。竟有造請而不報，或至對賓而杖僕。誰爲倒屣之迎空，有溺廬之辱……五世長者知飲食，三世長者知被服。彼錢癖與寶精，枉秤珠而量玉。遂所如而齟齬，困窮途而悉縮……

全椒人只曉得他是一個敗子，不認得他是一個名士。故他最不滿意於他的本鄉人。外史中借五河縣來痛罵他的本縣。（看第四十七回）他所以要離開鄉土，寄居南京，大半也是由於他厭惡全椒人的心理。

雍正十二，甲寅（一七三四），先生三十四歲。

有除夕乳燕飛詞：

儒林外史

吳敬梓年譜

令節窮愁裏，念先人生兒不孝，他鄉留滯。風雪打腮寒徹骨，冰結秦淮之水。自昨歲移居住此。三十諸生成底用？賺虛名，浪說攻經史！捧卮酒，淚痕滓。家聲科第從來美。嘆顛狂，齊竿難合，胡琴空碎。數畝田園生計好，又把膏腴輕棄。應媿敏穀貽孫子。倘博將來椎牛祭，總難酬罔極恩深矣，也略解，此時恥。

此詞寫他的懺悔，見解却不甚高明。

雍正十三，乙卯（一七三五），先生三十五歲。

是時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辭』的學者。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先生三十六歲。三月，安徽巡撫趙國麟考取先生，行文到全椒，取具結狀，將正式薦舉他入京應博學宏辭的考試。先生病了，不能上路，才作罷。（文集唐時琳序）先生從此不應鄉舉考試。（程晉芳作的傳）

儒林外史寫杜少卿裝病辭薦辟（第三十三回），全椒志（十，頁四七）也說他『乾隆間以博學鴻詞徵，辭不就』。程晉芳給他作傳說，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

這三種說法，都不很確實。我只採取唐時琳的序，因為他當時做江寧教授，又是推薦

吳敬梓的人，他說話應該最可靠。況且唐序又說，

兩月後，敏軒病愈，至余齋……余察其容憔悴，非託為病辭者……

況且先生自己有丙辰除夕述懷詩，也說，

相如封禪書，仲舒天人策。夫何採薪爨，遽為連茹陔！人生不得意，萬事皆愬

愬，有如在網羅，無由振羽翮。

可見他的病是真病，不是裝病。當時他還很歎惜他因病不得被薦，事後追思，落得

弄真成假說，

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

的事罷！（外史三十四回）

我這樣說法，並不是要降低吳敬梓的人格。做秀才希望被薦做博學鴻詞，這也算不得什麼卑鄙的事。現在文木山房集裏，賦中有正聲感人賦，題下注『撫院取博學鴻詞試帖』；又有繼明照四方賦，下注『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詩中有試帖詩三首，下分注『督院』、『撫院』、『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可見吳先生自己並不諱飾他曾去應考省中博學鴻詞的考試；又可見他確然覺得這是做秀才的一場很光榮的結局。至於程晉芳說趙國麟『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那是錯的。趙國麟後來並不會薦他。杭世駿的詞科掌錄記趙國麟保舉的，只有文木集中（卷二，頁三）說的江若度梅淑伊李岑森三人，而沒有吳敬梓的名字。這是鐵證。

是年詞科被薦者，有先生的從兄吳繁（字青然，號岑華，有咫聞齋詩鈔，陽局詞鈔，清耳珠談等書；即外史中的杜慎卿）和友人程廷祚（綿莊，即外史中的莊徵君）皆不第。程晉芳作程廷祚的墓誌銘，說：

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

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寧。（勉行堂文集卷六）

這一件事，可與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大舉士太保公一節參看。

文本集有減字木蘭花詞一首，注云：

識舟亭阻風喜遇朱乃吾王道士崑霞。

詞云：

卸帆牕下，一帶江城渾似畫。羽客凭闌，指點行舟杳靄間。故人白首解贈。

青銅沽濁酒。話別恩，萬里連檣返照紅。

這就是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在識舟亭遇來霞士和章四太爺的一件故事。

皇隆二丁巳（一七三七）先生三十七歲。

先生有關於詞科的詩幾篇。一篇酬青然兄，中有云：

兄昔膺薦牘，驅車赴長安，待詔三殿下，簪筆五雲端。月領少府錢，朝賜大官餐。

卿士交口言，「屈宋堪銜官」，如何不上第，蕉萃歸江干？酌酒呼弟言，「却聘爾良難」……

這是杜少卿不滿意於杜慎卿的口氣了。

又有貧女行二首：

蓬鬢荆釵黯自羞，嘉時曾以禮相求。自緣薄命辭徵幣，那敢逢人怨蹇修。阿姊居然賈佩蘭，踏歌連臂曲初殘。歸來細說深宮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這似乎也是嘲玩杜慎卿的詩。

趙國麟原取四人，吳敬梓因病作罷，餘三人入京應試。試畢，三人中之李岑森病死在京。先生因作傷李秀才詩，大有「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之意。（詩不佳，不錄。）那時詞科落第的一些名士，紛紛回南，演出種種醜態；先生冷眼旁觀，格外覺悟了。所以他又作美女篇：

夷光與修明，艷色天下殊。一朝入吳宮，權與人主俱。不妬比姪斯，妙選聘名

姝。紅樓富家女，芳年春華敷。頭上何所有？木難間珊瑚。身上何所有？

金縷繡羅襦。佩間何所有？環珥肯瑤瑜。足下何所有？龍綳覆氍毹。歌

舞君不顧低頭獨長吁。遂疑入宮嫉，毋乃此言誣？何若漢臯女，麗服佩兩珠。

獨贈鄭交甫，奇緣千載無？

丁巳以前先生還有窮秀才氣；丁巳以後先生覺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了。試看他寧可作自由解佩的漢臯神女，不願作那紅氍毹上的吳宮舞腰，這便是大覺悟的表示了。

是年紀暗生。

乾隆三，戊午（一七三八）先生三十八歲。

有送別曹明湖詩，可考定爲是年作的。因此推知前後諸詩大概也是這時候作的。中有病中憶兒娘一首，前四句云：

自汝辭余去，身違心不違。有如別良友，獨念少寒衣。

『有如別良友』五個字，沒有人道過。

娘字荷叔，號杉亭，後來成爲一個大算學家，時人傳四十二有他的傳。他少年時就很

聰明，文木集附有他的詩一卷，詞一卷。詩中有三首是他十五歲時做的。怪不得儒

林外史三十二回裏妻太爺對杜少卿說，『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他們家已

貧了，故吳娘少年時即出門謀生活。文木集還有一首除夕寧國旅店憶兒娘詩，自注

云：『兒年最幼，已自力於衣食。』

是年章學誠生，任大樁生。

乾隆四，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三十九歲。

有真州客舍詩，中有云，『七年羈建業，兩度客真州。細雨僧廬晚，寒花江岸秋。』

有生曰內家嬌詞云：

行年三十九，懸孤日酌酒淚同傾。嘆故國幾年，草荒先壠；寄居百里，煙暗臺城。

空消受徵歌招畫舫，賭酒醉旗亭。壯不如人，難求富貴。老之將至，羞夢公卿。

行吟憔悴久，靈氣告，須歷吉日將行。擬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見重華協帝，

陳詞敷衽；有娥佚女，弭節揚靈。恩不甚兮輕絕，休說功名！

這一首詞在詞集的最末。大概這一部文木山房集是編到這一年爲止了。

文木山房集前有黃河一篇序，中說：

余方謀付之割闕，以垂不朽。而敏軒薄遊眞州，可村方先生愛爲同調，遽損囊中金，先我成此盛舉。

又方嶠序云：

敏軒今將薄遊四方，余遂捐篋中金，梓其有韻之文。

這一年先生正在眞州，此集當刻于此年，或下一年。集中無三十九歲以下的詩詞，正是因此。

乾隆五庚申（一七四〇）先生四十歲。
是年趙翼生。

全椒志云：

江寧雨花臺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五百餘人。（金和跋作二百三十人。）

祠圯久，敬梓倡捐復其舊。費罄，則鬻江北老屋成之。

此事不知在何年。以志有『年四十而產盡』一語，故附於此。

乾隆六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惠士奇死。錢大昕生。

是年吳棨中舉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參看外史三十一回杜

慎卿對鮑廷璽說的話）

先生始見程晉芳，時年二十四。（程晉芳嚴東有詩序）

程晉芳的族伯祖麗山與先生有姻連。先生在南京，常常絕糧；麗山時時周濟他。程

晉芳說：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

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嘏，未

嘗爲來日計。（文木先生傳）

這位程麗山，他處無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寫莊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許就是此人。（莊濯江是莊徵君之姪，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晉芳，但程晉芳見先生時，還是二十四歲的少年，而莊濯江四十年前與杜少卿的父親相聚，此時已是『清清疎疎三縉白鬚』了。）

程晉芳又寫先生的貧狀如下：

「先生」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口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文木先生傳）

汪京門不可考。樊聖口原缺一字，今考定爲樊聖謨。按江寧府志文苑傳：

樊明徵，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於古人禮樂車服，皆考覈而制其器。有受教者，舉器以示之，不徒爲空言也。著書四十餘種，尤詳金石之學。

這自然是外史裏的遲衡山了。

乾隆七壬戌（一七四二）先生四十二歲。

程晉芳說：

辛酉壬戌間，延「先生」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程家是淮安鹽商，袁枚作程晉芳的墓誌說：

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愜愜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經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

先生到程家時，程家尙在這樣興盛的時代。

乾隆九，甲子（一七四四），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姚鼐生，錢坫生，汪中生。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汪中，那是錯的。

乾隆十，乙丑（一七四五），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吳槩中進士。

余蕭客生，武億生。

乾隆十一，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四，己巳（一七四九），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方苞死，黃景仁生。

程晉芳春帆集（起戊辰，盡庚午之二月，故繫於此年）有懷人詩十八首，中有一

首注『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詩云：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魄中南遷。偶遊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鸚鵡牕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數月之事。）白門三日雨，窳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賃春焉。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這一首詩極有用，因為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這個時候，戊辰至庚午（一七四八至一七五〇）——儒林外史已成書了，已有朋友知道了。外史刻本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開齋老人」的一篇序。這個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說序之餘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已成書之理。況且那時的吳敬梓只有三十六歲，見解還不會成熟，還不脫熱心科名的念頭，元年除夕述懷詩可以爲證。那時的吳敬梓決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來！

我們看他對於科第功名的大覺悟，起於乾隆二年以後（說見上文）。我們可以推測他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之間；到程晉芳作懷人詩時，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吳敬梓是一個八股大家的曾孫，自己也在這裏面用過一番工夫來，經過許多考試，一旦大覺悟之後，方才把八股社會的真相——醜態——窮形盡致的描寫出來。他是八股國裏的一個叛徒。

程晉芳說他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

他爲什麼這樣痛恨八股呢？我們在他的詩集裏尋出一篇哭舅氏的詩，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間做的；這詩大可以表出他那時候對於科舉時文的態度。

河干屋三楹，叢桂影便娟。綠以荊棘籬，架以蒿牀眠。南鄰侈豪奢，張燈奏管絃。西鄰精心計，秉燭算緡錢。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殘編。弱冠爲諸生，六十猶屯。邈。皎皎明月光，揚輝屋東偏。秋蟲聲轉悲，秋藜爛欲然。主人旣抱病，強坐。

雲窗前。其時遇賓興，力疾上馬。夜沾荒店露，朝隔江煙。射策不見收，言歸泣涕漣。嚴冬霜雪凝，假臥小山巔。酌酒不解歡，飲藥不獲痊。百髮摧肺肝，抱恨歸重泉。吾母多弟兄，惟舅友愛專。諸舅登仕籍，俱已謝塵緣。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堅！士人進身難，底用事丹鉛？貴爲鄉人畏，賤受鄉人憐。寄言名利者，致身須壯年。

他這一位母舅簡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進。認得了這一位六十歲「抱恨歸重泉」的老秀才，我們就可以明白吳敬梓發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的時代，八股的勢力並不很大，八股的毒饑並不會阻礙經學史學與文學的發達。何以吳敬梓單描寫那學者本來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豈不是俗話說的打死老虎嗎？」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覺得儒林外史的時代不像那康熙乾隆的時代。但我現在明白了。看我這篇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時代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清朝第一個時期的大師，毛奇齡

最後死。學問方面，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胡渭都死了。文學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禛也死了。當吳敬梓三十歲時，戴震只有八歲，袁枚只有十五歲，四庫全書的發起人朱筠只有兩歲，錢大昕、汪中、姚鼐都還不會出世呢。

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八股的氣餒忽然又大盛起來了。我可以引章學誠的話來作證：

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者，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爲矜尚。僕年十五六時，（一七五二—一七五三，當吳敬梓將死的時候）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爲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章氏遺書卷四，答沈楓堦論學書）（『四書文』即八股時文。）

這正是吳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時代。懂得這一層，我們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價值了。

乾隆十五，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五十歲。

金兆燕有寄吳文木先生詩：

文木先生何嶽崎，行年五十仍書癡。航頭屋壁搜姚姒，簪翁蔑叟訪孔叢。

昔歲鶴版下綸扉，嚴徐車馬紛森馳。蒲輪免徑過蓬戶，鑿坏而道人不知。有

時倒著白接羅，秦淮酒家杯獨持。鄉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晚年

說詩更鮮匹，師伏羲蕭俱辟易。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一言解

頤妙義出，凱風爲洗萬古誣。喬木思舉百神職（先生注詩，力闢凱風原註）不

能安室之謬。南有喬木云，祀漢神也。溝猶督儒刪鄭衛，何異索塗冥摘

埴？昨聞天子坐明堂，欲柴衡霍巡南方。特重經術求賢良，仲讓講義誇兩行。

欽明八風舞廻翔。負薪老子露印綬，妻孥竦息趨路旁。先生何爲獨深藏，企

脚高臥向榻床？
金陵美酒一千斛，鄰素盤盤紅玉。何時典我青綺裘，共君

復醉鍾山麓？
申公轅公老且秃，驅之不堪填礪谷。先生速起爲我折五鹿。

秋風多，江水波，寄君一曲之高歌。歌殘星斗橫秋河。屠販唾手亦富貴，安能

佐治無偏頗？
先生抱經老岩阿，吁嗟如此蒼生何！

詩中說先生『晚年說詩』一段，可與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論詩經一大段參

看。全椒志卷十二說先生有詩說七卷。但現在不傳了。我們現在只知道他的五

條詩說：

(1) 漢廣（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金和儒林外史跋。）

(2) 凱風『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

了，那有想嫁之理？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

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外史）

(3) 女曰雞鳴：『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

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外史)

(4) 溱洧『也只是夫婦同游。』(外史)

(5) 爰采唐矣『爲戴媪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金和跋)

程晉芳說：

「先生」與余族綿莊(程廷祚)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

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程廷祚與吳敬梓都是乾嘉經學的先鋒。

乾隆十六，辛未(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乾隆帝南巡，先生之子吳煊迎鑾，召試奏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煊習算學，師事

劉湘濬。後來吳煊做到寧夏府同知，署過一回知府，因病告歸。他著有周髀算經圖

註，乾隆戊子刊成，沈大成作序，序文引見疇人傳。此外還有勾股算法，五音反切圖說，

杉亭詩文集，詞集。我所見的春華小草一卷，觀粧詞鈔一卷，是他少年時代的詩詞。

是年程廷祚六十一歲，被舉『經明行修』入京，復報罷。（程晉芳綿莊先生墓誌）

是年嚴長明二十一歲。嚴是江寧人，少年有才名，先生很稱許他。（程晉芳嚴東有詩）

序）嚴長明的詩集久不傳，近年（一九一一）葉德輝刻出他的詩集十卷，其中歸

求草堂詩集六卷，是編年的。辛未年有『吳丈敏軒招集文木山房，分詠南史隱逸傳，

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賦一首』二篇，又有『過顧氏息廬，和敏軒丈韻』一篇。壬申年

有『晤程二魚門，有贈』一首，起句云，『昨年傾蓋阜陵吳』（自注，敏軒丈）道汝聲名

似『願』『廚』』。据此，先生識嚴長明，始於辛未。

乾隆十七，壬申（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二歲。

程晉芳到南京鄉試，先生同嚴長明去訪他。嚴愛程詩，爲他作駢體序，千餘言。程自

敘，『風晨雨夕，余三人往來最密也』（程嚴東有詩序）嚴贈程詩，有『意氣直凌滄

海日，鬚眉如對列仙圖』之句；程有寄懷嚴東有詩，有『今年游江南，快意觀才子』之句。

程晉芳寄懷嚴東有詩共三首，第二首專說吳敬梓：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
時時坐書牖，發詠驚鸚庚。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窳突無烟
青。頻蠟雨中屐，晨夕追良朋。孤棹駛煙水，雜花拗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
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鏤寒冰。西窗應念我，餘話秋燈青。（勉行堂詩集五）

此詩可考見先生當時的生活情形。

程晉芳是年又有『聞潞州馮粹中沒於京師，詩以哭之，並告諸友，謀歸其喪』二詩。潞州馮粹中即是儒林外史中的處州馬純上。程詩第一首有云：

海上松期方本幻，（原注，『馮曾遇假仙於浙水』）塚中文字猶猶騰。

此可證外史第十五回馬二先生遇洪愁仙的事。程詩第二首有『涇流渭水濁兼清』之語，又有『俠魄』之稱，可以考見馮粹中雖只是一個八股選家，確是濁中有清，確有一點俠氣，可以使程晉芳吳敬梓一班名士恭敬他。吳敬梓雖痛恨八股文家，但他對於馬二先生，刻畫儘管盡致，却始終是褒詞多於貶詞。這也可見馮粹中的人格，又可

見吳敬梓的公允了。（金兆燕棕亭詩鈔卷七也有哭馮粹中一詩。）
乾隆十九甲戌（一七五四），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揚州，遇程晉芳。程家本很富，那幾年鹽務大虧耗，晉芳又不能治生產，家
遂貧。（參看袁枚作的墓誌。）晉芳自叙此會說：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
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悵悵，
欲樽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

据此，是先生死於十月十四日。但金兆燕是當日親見先生死的人，他說是『孟冬晦
前夕』是十月二十九日。我們似當信金說。

程晉芳記云：

先數日，莫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

竟如所言，異哉！先是，先生子煊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嚴原適、客

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於江寧。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儒林外史評引）有『書吳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

後』十絕句，序云：

慕、文、木、名、數、年、不、得、見。乾隆甲戌，始相見於揚州館驛前舟中。其夕即無疾

而終。

那時金兆燕在揚州，和先生往來最密，並且親見先生臨死的情形。他有『甲戌仲冬

送吳文木先生旅櫬於揚州城外登舟歸金陵』長詩一篇，我們全鈔於此：

寒霜棲城闔，白日照江湄。送君登孤舟，千載從此辭。布帆乘風張，一覩驚驄

馳。三號不可見，我行將安之？自我來蕪城，旅舍恒苦飢。客中遇所親，歡若

龍蹩躄。我居徐寧門，君隣后土祠。昕夕相過從，風雨無愆期。峨峨瓊花臺，鬱

鬱冬青枝，與君攀寒條，淚下如連絲。積來搢短袂，作達靡不爲。金屋戲新婦，

（吳一山納妾，招同飲。）鴉觀尋髭緇；（石莊上人寓碧天觀，屢同訪之。）飽啖
「肉笑齧」，酣引「玉練槌」；「櫃坊與茶閣，到處隨狂嬉。」款款賈人子，廣廈擁
厚賞，牢盆牟國利，質庫腴民脂；高樓明月中，笙歌如沸糜。誰識王明勳，齋鐘愧
閻黎？嗟哉末俗頽，滿眼魍魎。執手涉萬里，對面森九嶷。丈夫抱經術，進
退觸藩羝。於世既不用，窮餓乃其宜。何堪伍羣小，顛倒肆詆欺！先生豁達
人，舖糟而啜醢。小事聊糊塗，大度乃滑稽。安所庸芥蒂，且可食蛤蜊。逝將
買扁舟，卒歲歸茅茨。梅花映南榮，曝背樂無涯。小子聞斯言，背面揮涕洟。未
見理歸裝，已愁臨路歧。誰知近死別，乃與悲生離。孟冬晦前夕，寒風入我
帷。獨客臥禪關，昏燈對牟尼。忽聞叩門聲，奔馳且驚疑。中衢積寒冰，怒芒
明參旗。踉蹌至君前，瞪目無一詞。左右爲余言，頃刻事太奇。今晨餽朝餐，
談盡解頤乘。羣客歸呼魯，爾一卮薄醪。遂高眠，自解衫與綦。安枕未終食，痰
壅如流澌。圭七不及投，撒手在片時。幼子哭牀頭，痛若遭鞭笞。作書與兩兄，

血淚紛淋漓。仲兄其速來，待汝視楊梅。伯兄聞赴奔，何日發京師？
辭蹄如壞牆，見者爲酸嘶。燕也骨肉親，能不摧肝脾！憶昔九髻年，殘燭同裁詩。每言雛鳳聲，定不儕伏雌。歲月何飄忽，逝景不可追。蹭蹬一無成，干時鈍如鎚。負米無長策，高堂艱晨炊。四海誠茫茫，舉足皆賊隄。奔走困飢寒，慚彼壹宿離。羨君解駁袞，萬事擲若遺。著書壽千秋，豈在骨與肌？江山孫伯符，風月鄒僧施。生平愛秦淮，吟魂應戀茲。一笑看凌雲，橫江天四垂。

(三) 後記

先生有子三人，（金詩，又程傳。）長即吳煊，餘二子不可考。

先生所著的書，全椒志載有

詩說 七卷

文木山房詩文集 十二卷

儒林外史 五十卷。

金和跋儒林外史說：

詩說七卷。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鈔本，亂後遺失。)是書(儒

林外史)爲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先生著書

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

人妄增『幽榜』一卷……宜刪之。

金和的話也有小錯。(1)詩文集有兩本，先生四十歲左右曾刻過一本，凡賦一卷，詩二

卷，詞一卷，共四卷，後附吳煥詩詞各一卷。此本無先生四十歲以後的詩詞。此外尚有一

種全集，即全椒志所記之十二卷本。王又曾書文本山房詩集後十首之一云：

古風慷慨邁唐音，字字盧仝月食心。但詆父師專制舉，此言便合鑄黃金。

原注云：

『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詩中句也。

這兩句極有關係的詩，我的一部文木山房集裏竟沒有。可見此本不曾收先生晚年的詩。
(2)無論詩文集四卷或十二卷，這都是偶數，金和『先生著書皆奇數』的通則，已不能成立了。況且儒林外史原本止有五十卷，程晉芳和全椒志都是如此說的。同治年間的六十回本固是後人增加的；五十六回本的末一回，確如金和所說，是後人增加的；餘下的五十五回之中，大概還有後人增加的五回。

金和說，儒林外史是金兆燕做揚州府教授時刻板印行的。金兆燕於乾隆三十三年做揚州府教授，直做到乾隆四十四年（一七六八—一七七九）。這部書當是這十年內刻的，是爲初刻本。初刻本和原稿本有什麼異同，初刻本是否五十回，這兩個問題我們都不能解決了。現存的最古本是嘉慶丙子（一八一六）的五十六回本（就是汪原放君這一次標點的底本）。到了七十年後，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的補本出現，方添了四回，敘沈瓊枝的事，共六十回。

詩說七卷，大概先生死時尙無刻本，故王又會詩有『詩說紛紛妙注箋，好憑棗木急流

傳』的話。不知後來有無刻本。

關於儒林外史的書，有下列的各種：

- (1) 儒林外史評二卷。此書是天目山樵的評語和當塗黃小田的評語合刻的。有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刻書者當塗黃安謹的序。
- (2) 儒林外史評語。南匯張文虎嘯山著。未見。朱記榮行素堂目觀書錄丙四十二載有此書。

本篇的參考書舉要：

- (1) 吳敬梓，文木山房集四卷，附吳煊詩詞各一卷。有上海唐時琳，會昌吳湘臯，上元程廷祚，儀徵方嶠，江寧黃河，江都李本宣，山陰沈宗淳的七篇序。以方黃二序考之，是書大概刻於乾隆五年左右。

(2) 程晉芳，勉行堂全集，詩二十四卷，文六卷。嘉慶戊寅（一八一八）刻。

(3) 嚴長明，嚴東有詩集十卷。宣統辛亥（一九一一）長沙葉德輝刻。

(4) 金兆燕，國子先生全集，古文十卷，駢文八卷，詩鈔十八卷，詞鈔七卷。道光丙

申（一八三六）刻。

(5) 全椒縣志十六卷。民國九年排印。

此外如疑年錄四種，明清進士題名錄等，不備舉了。

十一、十二、三。胡適。

5

11